



奎文堂刊行
小麥附天工開物、直省志書、麴、

小麥別錄、中品。廣雅云、大麥牟也、小麥來也。土燥亦燥、土濕亦濕、南北不同、故貴賤異。

零婁農曰、此物大熱、何故食之、此西方人語、本草無是說也、近世醫者多以麥性燥、戒病者勿食、北人渡江、三日不餐麴、即覺骨懈筋弛、夫豈有患熱者哉、大抵穀種皆藉熱蒸而成、稻之新也、濕熱尤甚、風戾而廩之、經時即平和滋益矣、北之麥、南之稻、人所賴以生、然稻能久藏、所耗少、麥經歲則蟲生、其色黑、故俗呼曰牛、簸揚輒減十之二三、穀之飛亦爲蠹、爲麥筮也、三十年之蓄、尙稻而不尙麥者、以此余旣爲麥雪謗、而並及之。

[長編]別錄、小麥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止燥渴、咽乾、利小便、養肝氣、止漏血、唾血以作麴、溫消穀、止痢、以作麪、溫不能消熱止煩、陶隱居云、小麥合湯、皆完用之、熱家療也、作麴則溫、明穢麥亦當如此、今服食家、噉麴、不及大穢麥、猶勝於

米爾、

唐本草註、小麥湯用不許皮坼、云坼則溫、明麪不能消熱止煩也、小麥麪、止痢、平胃、主小兒癇、消食、痔、又有女麴、黃蒸、女麴完小麥爲之一、一名穢子、黃蒸、磨小麥爲之、一名黃衣、並消食、止洩痢、下胎、破冷血也、

本草拾遺、麯味甘寒、無毒、和麪作餅、止洩痢、調中、去熱、健人、蒸熟、袋盛、囊人馬、冷失腰腳、和醋蒸、包所傷折處、止痛、散血、人作麪、第二磨者涼、爲近麯也、小麥皮寒、肉熱、又云、麥苗味辛寒、無毒、主酒疸、目黃、消酒毒、暴熱、麥苗上黑黴、名麥奴、主熱煩、解丹石、天行熱毒、又云、麪味、甘溫、補虛、實人膚體、厚腸胃、強氣力、性壅熱、小動風氣、又云、女麴、一名穢子、按穢子與黃蒸不殊、黃蒸溫補、消諸生物、北人以小麥、南人以秔米、皆六七月作之、蘇又云、磨破之、謂當完作之、亦呼爲黃衣、綠塵者佳、

圖經、麥有大麥、小麥、穢麥、蓄麥、舊不著所出州土、蘇云、大麥出關中、今南北之

人皆能種蒾、屑之作麪、平胃、止渴、消食、水漬之、生芽爲糲、化宿食、破冷氣、止心腹脹滿、今醫方用之最多、穢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皆比大小、麥差大、凡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故爲五穀之貴、大小麥、地暖處、亦可春種之、至夏便收、然比秋種者、四氣不足、故有毒、小麥性寒、作麪、則溫而有毒、作麯、則平胃、止痢、其皮爲麩、性復寒、調中、去熱、亦猶大豆作醬豉、性便不同也、蕷麥、實腸胃、益氣力、然不宜多食、亦能動風、令人昏眩也、藥品不甚用之、支頭脚底癰癧

食療本草、平養肝氣、煮飲服之良、又云、麴有熱毒者爲多、是陳穢之色、又爲磨中石末、在內、所以有毒、但杵食之、即良、又宜作粉食之、補中、益氣、和五臟、調經絡、續氣脉。

鬼遺方、治金瘡、腹腸出不能內之、小麥五升、水九升、煮取四升、去滓、繩濾、使極冷、令人含噀之、瘡腸漸漸入、冷噀其背、不宜多人見、不欲傍人語、又不須令病

人知腸不卽入、取病人臥瘡、四角合病人舉搖、稍須臾便腸自入、十日中食不飽、數食、須使少、勿使驚、即殺人。

別說、謹按、小麥、即今人所磨爲麪、日常食者、八九月種、夏至前熟、一種、春種、作麪、不及經年者良、大麥、今以粒皮似稻者、爲之作飭、滑飼馬良、穢麥、今以似小麥、而大粒色青黃、作麪、脆硬、食多脹人、京東西、河北近京、又呼爲黃顆、關中又有一種青顆、比近道者、粒微小、色微青、專以飼馬、未見入藥用、然大麥穢麥二種、其名差互、今之穢麥、與小麥相似、而差大、宜謂之大麥、今之大麥、不與小麥相似、而其皮礦脆、宜謂之穢麥、用此、恐傳記因俗而差之爾、不可不審也。

齊民要術、大小麥、皆須五月六月、嘆地不嘆地而種者、其收倍薄、崔寔曰、五月六月、蓄麥田也、崔種、大小麥、先畊、逐犁、掩種者佳、再倍省種子、而科大、逐犁、墾其山田、及剛強之地、則耬下之、其種子、宜加種、五省於下田、凡耬種者、匪直土淺易生、然於鋒鋸亦便、穢麥非良地、則不須種、薄地徒勞種、而必不收、凡種穢麥、高下田皆得用、但必須良熟耳、高田借擬禾豆、自可專用下田也、八月中戊社前種者爲上

時擲者、畝用子二升半、下戊前爲中時、用子三升、八月末、九月初爲下時、用子三升半、或四升、小麥宜下種、歌曰：高田種小麥、穉稼不穡、穗男兒在他鄉、那得不憔悴、八月上戊社前爲上時、擲者、用子一升半、中戊前爲中時、用子二升、下戊前爲下時、用子二升半、正月二月勞而鋤之、三月四月鋒而更鋤、鋤麥皮薄麪多、而鋒勞各得、再遍爲良也、令立秋前治訖、立秋後、蒿艾簾盛之良、以蒿艾閉窖埋之、亦令乾及熱埋之、多種久居、供食者宜作剷才凋麥、倒刈薄布、順風放火、火旣著、即以掃帚撲滅、仍打之中作麥飯、及麪用耳、然唯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乃勸人種麥、無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鄭元注曰：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宜重之孟子曰：今夫斲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所養、人事之不齊也、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麥生於亥、壯於卯、長於辰、老於巳、死於午、惡於戌、忌於子丑、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忌與大麥同、蟲食杏者麥貴、種瞿麥法、以伏爲時、子五升、薄田三四升、畝收十石、渾蒸曝乾、春去皮、米全不碎、炊作殼、甚滑。

細磨下絹篋作餅亦滑美然爲性多穢一種此物數年不絕耘鋤之功更益劬勞尙書大傳曰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虛北方元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說文曰麥芒穀秋

種厚埋故謂之麥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汜勝之書曰凡田有六道麥爲首種種麥得時無不善夏至後七十日可種宿麥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常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漬麥種以酢且故反漿并蠶矢夜半漬向晨速

投之令與白露俱下酢漿令麥耐旱蠶矢令麥忍寒麥生黃色傷於太稠稠者鋤而稀之秋鋤以棘柴糲之以壅麥根故諺曰子欲富黃金覆黃金覆者謂秋鋤麥曳柴壅麥根也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突絕其乾葉須麥生復鋤之到榆莢時注雨止候土白背復鋤如此則收必倍冬雨雪止以物輒蔽麥根掩其雪勿令從風飛去後雪復如此則麥耐旱多實春凍解耕如土種旋麥麥生根茂盛莽鋤如宿麥汜勝之區麥種區大小如中農夫區禾收區種凡種一畝用子二升覆土厚二寸以足踐之令種土相親麥生根成鋤區閒秋草緣以棘柴律土

壅麥根、秋旱則以桑落澆之、秋雨澤適勿澆之、春凍解、棘柴律之、突絕去其枯葉、區間草生鋤之、大男大女治十畝、至五月收區一畝得百石以上、十畝得千石以上、小麥忌戌、大麥忌子、除日不中種、崔實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唯礧古猛反、早晚無常、正月可種春麥、婢豆盡二月止青顆古禾反、麥治打時稍難、唯大麥類大麥類、早晚無常、正月可種春麥、婢熟好收四十石、石八九斗麪、堪作麩及餌、甚美、磨總盡無麩、鋤一遍佳、不鋤亦得、本草拾遺、麥苗味辛寒、無毒、主蠱、煮取汁、細絹濾服之、隱與本反即芒粃也、按此今俗亦呼爲隱、農家用以和土打場、及調泥、作笆覆屋、以代席、皆以無用爲有用也。

韓氏直說、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若過熟則拋費、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苦繳覆、以防雨作、苦須於雨前、如般載不及、即於地內、苦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薄則易乾、碾過一遍、翻過又一遍、起糴下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將未淨稭稭再碾、如此可一日一

場、比至麥收盡、已碾訖三之二、農家忙、併無似蠶麥、古語云、收麥如救火、雨更多、若少遲慢、一值陰雨、即爲災傷、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種樹書曰、麥苗盛時、須使人縱牧於其間、令稍實、則其收倍多、麥屬陽、故宜乾原、稻屬陰、故宜水澤、諺云、冬無雪、麥不結、徐元扈曰、雪可必乎、秋冬宜灌水、令保澤可也、小麥不過冬、大麥不過年、種麥之法、土欲細、溝欲深、耙欲輕、撒欲勻、

農書曰、麥種初收時、旋打旋揚、與蠶沙相和、辟蟲傷、資地力、苗又耐旱、凡種須用耩犁下之、又用砘車碾過、日種數畝、蓋成隴易於鋤治、又有漫種一法、農人左手挾器成種、右手握而勻擲於地、既遍、則用耙勞覆之、又頗省力、此北方種麥之法、南方惟用撮種、故用種不多、然糞而鋤之、人工既到、所收亦厚、北方芟麥、用鋤綽、腰籠、一人日可收麥數畝、南方收麥、鐮割手棄、所種麥少故也、若力省而功倍、當以北方爲法、

按、麥楷織草帽、利甚大、故平地多不肯用鋤綽、惜其楷也、惟河瀕懼水驟至、併

日刈割、棄穗狼戾、淮北有專以拾麥爲生者、未可一概論也、

爾雅翼、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夏之時、舊穀已絕、新穀未登、民於此時乏食、而麥最先熟、故以爲重、董仲舒曰、春秋於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因說、武帝勸關中種麥、而明堂月令、亦有仲秋勸種麥之文、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凡以接續所賴、懼民不以爲意耳、又禾下即種爲稍勞、故鄭司農注稻人稱、今時謂禾下麥、爲荑下麥、言芟荑其禾、於下種麥、又注蘿氏云、俗間謂麥下爲荑、言芟荑其麥、以其下種禾豆、則是卒歲之間、無曠土閑民、此惰農所難、故勸之、麥比他穀、獨隔歲種、故號宿麥、說者亦或以爲首種、傳曰、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蘿、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小麥生于桃、二百四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蓋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自然兼有寒溫熱冷、故小麥微寒、以爲麴則溫、麪熟而歎冷、其地暖處、亦可春種至夏便收、然比秋種者、四氣不足、故有毒、河謂以西、白麥

麪涼、以其春種、缺二時氣使然也。麥旣備有四時之氣、而說文以麥爲金者、特以其金王而生、又遇火而死。鄭注月令則云：麥實有孚甲、屬木、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此據明堂月令、四時與中央所食爲說。養生家則以爲麥心之穀、養心氣心病、宜食。是又以爲南方之穀、皆各自爲義。然麥性微寒、以爲金、則許氏之說優矣。古稱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今小麥例須下田、故古歌有曰：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若大麥則不然。詩所謂青青之麥、生于陵陂者、謂大麥也。已別具于辨中。古者朝事之豆、有糙蕡。先儒以糙爲熬麥、許叔重以爲煮麥。又小麥屑皮、謂之麩、小麥屑之穢、謂之麴。麥穢屑十觔爲三斗者、謂之麯。麥末謂之麴。餅、穩謂之麩。若麴麴、礮麥若擣、謂之麴。堅麥謂之麴。又相謁食麥、謂之鉗。陳楚之間、謂之鉗。楚人謂之鉗。秦人謂之餳。饋音去鞠、音鞠。麴音哭、麴音才。麴音滑、礮音磨、鉗音拈、鉗音匪。鉗音昨、餳恩去聲。饋音頓。

九穀考、說文、麥芒熟、秋穜厚蘿、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来有穗

者从久來周所受瑞麥、來辨、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
詩曰、詒我來辨、辨來辨麥也、革辨重稊齊謂麥稊也、稍麥莖也、麪麥末也、穢麪
也、穢傳作麪、麪堅麥也、麪麥穀屑也十斤爲三斗、麪小麥屑之穀、麪小麥屑皮也、
麪穀重麪煮麥也、讀若馮、麪麥甘鬻也、餅麪粢也、蕕蕕麥也、菊大菊、
蕕麥案來小麥也、說文一來二縫、困學紀聞載董彥遠除正字、謝啓作一束二縫、周頌孔疏引作一麥二峯、辨大麥也、廣雅
辨也、小麥辨也、周頌王禎農書載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
釋文云、牟字或作葦、王禎農書載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
十日成、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案生於杏、生於桃並指秀時也、農桑輯要
載、崔寔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二書
言、大小麥皆宿麥也、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呂氏春秋孟夏之昔、穀三葉
而穫大麥、高誘注大麥旋麥也、余案、旋之言疾也、與宿麥對言、是謂大麥爲春
麥、玉篇云、辨春麥也、蓋同之矣、余居北方見種春麥者多矣、然皆小麥也、崔寔
曰、正月可種春麥、盡二月止亦不分大小麥也、廣志、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

方似亦言小麥而非高氏注之旋麥矣、玉篇云、饑麥早晚無常是大小麥之外、復有饑麥、說者以饑爲大麥類、然則饑乃大麥之別種、非謂大麥盡名饑也。釋名云、煮麥曰饑、饑亦齧也、煮熟亦齧、思文之詩、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之詩、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來牟之於民食也、豈不重哉、鄭氏詩箋於思文云、武王渡孟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於臣工云、赤鳥以牟麥俱來、二箋蓋用古文、尙書大誓文解來字爲去、來之來是不以來爲小麥也、說文來辭二字合言亦不分大小麥、孟子於辭麥、自播種而耰之、以至於熟、言之綦詳、故先鄭、大小麥並列九穀矣、而後鄭逸大麥至大小豆、則從先鄭並錄之、余求其故不可得、說者謂戎菽后稷之所殖、而大麥用處甚少也、然乎哉、月令仲秋之月、乃勸種麥、尙書大傳、主秋者、虛昏中、元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淮南子、虛中、則種宿麥、說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母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鄭氏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蘇頌曰、大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地暖處、春種夏收、四時不足、故有毒者、案、春麥乃種之別、不因地暖而然、素問云、升明之紀、其類火、其藏心、其穀麥、鄭氏月令注、麥實有孚甲、屬木、汲冢周書、說文、麥

金也。高誘呂氏春秋及淮李時珍曰、三說各異、而別錄云、麥養肝氣、與鄭說合。孫思邈云、麥養心氣、與素問合。夷考其功、除煩、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心病也。當以素問爲準、蓋許以時、鄭以形、而素問以功性、故立論不同耳。余案、陶氏別錄言、小麥微寒、以作麪溫。陳藏器云、小麥受四時氣足、自然兼有寒溫麪熱麩冷、言宿麥之性、斯爲備矣。麥微寒者、得金氣而生、成於夏、宜其屬火也。然余考素問、亦不專言麥屬火。金匱真言論、東方青色、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穀麥、是以麥爲屬木也。至藏氣發時論、則謂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鯉皆苦、以味苦言、則是麥火也。然則論物之所屬、有以形言者、有以色言者、有以質言者、有以味言者、如金匱真言論、南方赤色、其穀黍、注云、黍赤色、西方白色、其穀稻、注云、稻堅白、而藏氣發時論又謂、黃黍辛、粳米甘、以色言、則黍屬火、稻屬金、以味言、則黍屬金、稻屬土、用是穀者、神而明之、斯投無不當、蓋醫者意也、執中執一、非所語於通材也。麥籜簋實、熬之爲麯、則籜實也。考之禮經、九穀之爲簋簋實也、黍稷

稻尙矣、士昏禮、黍稷四敦、聘禮、黍稷堂上八簋、西夾六簋、東方如之、其稻梁各二簋、則加饌也、公食大夫禮、黍稷六簋、亦有稻梁之加、注云、進稻
稷二敦、特牲饋食、設黍稷兩敦、是經後言佐食分簋、鄭氏注云、分簋者、分敦黍稷於會敦有虞氏之器、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少牢饋食、設黍稷四敦、疏云、用敦者、異姓大夫士、稻梁美、故以爲加饌、荀子禮從周制耳、尚元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梁、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輕用也、大戴禮、酒醴作酒食、祭齊作祭疇、曲禮、年穀不登、大夫不食粱、不食其加、爲歲凶貶也、玉藻沐稷而饋粱、疏云、此大夫禮、人君沐饋皆粱、鄭氏注玉藻、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甫田之詩、黍稷稻梁、農夫之慶、箋云、年豐勞賜農夫益厚、旣有黍稷、加以稻梁、則是稻梁貴矣、黍稷二者、又以黍爲貴、黍者食之主、鄭注云、故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皆搏黍以饋主人、尸三飯、注云、食以黍、士昏禮、婦饋舅姑、專用黍、士虞禮、贊設二敦於俎南、黍其東稷、注云、簋實尊黍、良耜之詩、其饋伊黍、箋云、豐年賤者猶食黍、然則黍貴也、黍稷稻梁而外、麥與菽、皆簋簋實、玉藻、諸侯朔月四簋、皇氏疏云、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黍稷

稻梁麥菽各一簋、食醫職、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
麥、魚宜菰、故膳夫職、王之饋食、用六穀、鄭司農說、以食醫之六物當之、是麥菰
爲簠簋實矣、鄭氏小宗伯注、六簋謂黍稷稻粱麥菰、春人注、簋盛謂黍盛謂
黍稷稻梁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疏云、屬中兼有麥菰、內則、菰食
麥食折稌、並配之以羹、其上以食目之、注云、人君燕食所用、案此記其饌則亂、
而與上黍稷稻梁白黍黃粱之爲飯者別之曰食、故鄭氏以爲燕食所用、然既
配之以羹、則三者亦皆是飯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滑醬、注云、每飯數滑、滑
蓋大羹滑、是飯必歎羹矣、抑余於是記竊有疑焉、鄭氏於上言羞以爲似脫、則
此食字亦恐非目下也、觀食下接鷄醢而三字似不辭、或亦有所脫爛與、簠簋
實外、其在醢人之職、則羞豆之實、酏食鄭氏注、酏食見於內則者、皆用稻米、其
在籩人之職、則朝事之籩、其實麌蕡白黑、鄭司農說、熬麥曰麌、麻曰蕡、稻曰白、
黍曰黑、白爲白稷、說見前羞籩之實、糗餌粉粢、注云、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合蒸曰
餌、餅之曰粢、鄭司農云、粢謂乾餌餅之也、說文餌粉餅也、粢稻餅也、方言餌謂或謂之粢、或謂之餘、或謂之餈、或謂之餉、今吾歎猶呼社粢

爲社
餌者擣粉熬大豆、句爲餌、盞言粉、互相足、鄭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初學記載干寶注云、糗餌者豆末屑米而蒸之以聚豆之味、今餅餌也、玉篇蜀人呼蒸餅爲餌、集韻餌丸餅也、儀禮旣夕注糗以豆糗粉餌內則注糗擣熬穀也、說文糗熬米麥也、在膳夫之職、凡王之饋珍用八物、見於內則者淳熬用陸稻淳母用黍食炮豚若將用稻粉糲溲爲酏以付之此三珍有膏醯醢則並豆實也、然則九穀之爲豆實、見於禮經者、有稻有黍、其爲籩實、則麥麻黍稷稻菽也、麥末曰麪、一曰穀廣雅穀謂之麪、玉篇穀麩並訓麪也、又曰、穀或作麩、然則繫傳訓穀爲麩者是、而鉢本訓麩誤矣、水和麪作之如盞曰餅、餅麪盞也、釋名餅糲也、溲麪使合糲也、胡餅作之大漫糲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蒸餅湯餅燉餅髓餅金餅索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也、盞籩實則餅亦籩實、醢人職、酏食、鄭司農云、以酒酏爲餅、賈疏云、若今起膠餅、文無所出、故餅注云、今發酵也、又韋巨源食單有婆羅門輕高麪亦即此也、蓋蒸餅饅頭之類可充籩實、而以爲豆實、宜後鄭不從也、餅置湯鑊中烹熟之、曰湯餅、青箱雜記湯餅濕麪也、凡以湯餅則實諸豆者也、東晉庾闢皆嘗賦之、即今之素餅、西北人之扯麪、釋名之索餅、齊太祖所好之水引餅是、東晉餅麪爲食煮之、皆謂之湯餅